

《漫长的季节》的叙事结构与多模态话语分析

王静怡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7日

摘要

文章以现象级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为研究案例, 综合运用叙事学理论与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 探讨该剧如何实现时代精神的青春化转译。《漫长的季节》通过悬疑外壳与命运内核的嵌套式叙事结构, 将宏大的时代变迁议题包裹在故事剧情中; 通过小人物视角与生活流细节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置实现叙事共情。同时, 文章分别分析了该剧的语言模态、声音模态和图像模态, 探究其独到的叙事技巧和情感表达手法如何完成转译与认同塑造。这些叙事策略与多模态符号的协同有效地将向前看、别回头等精神观念转化为当代青年关于个体命运、精神困境与自我救赎的情感共鸣, 从而完成了从单向表达到认同的深层传播效果。

关键词

多模态话语分析, 时代精神, 青春化转译, 《漫长的季节》

A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Long Season"

Jingyi Wang

College of Arts and Media,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September 17, 2026; accepted: October 1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7, 2026

Abstract

Taking the phenomenon-level TV series "The Long Season" as the research case, by comprehensively applying narrative theory and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is drama realizes the youthful transl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e Long Season" uses a nested narrative structure of a suspense shell and a core of fate to wrap the grand issues of historical change within the story plot; through the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plot set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all characters and the details of life flow, it achieves narrative empathy. At the same time, it separately

analyzes the language modality, sound modality, and image modality of the drama, and analyzes how its unique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methods complete the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shaping. These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multimodal symbols work collaboratively to effectively transform the spiritual concepts of looking forward and not turning back into the emotional resonance of contemporary young people regarding individual destiny, spiritual predicaments, and self-redemption, thereby achieving the deep communication effect from one-way presentation to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Youth-Oriented Translation, “The Long Sea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网络传播时代下，传统单向的宏大叙事难以有效触达在互联网文化中成长起来的“Z世代”群体。因此，如何使时代性宏大叙事进行青春化转译成为重要的实践命题。青春化转译并非指简单地将内容变得低龄或肤浅，而是通过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将时代精神的内核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发展，使青年群体更好地接收它们、认同它们，这是一个具有多层次且系统性的文化编码过程[1]。此外，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核心形态，具有题材广泛性、表现形式多样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其超越了简单的艺术范畴。通过讲述符合时代导向的中国故事，电视剧媒介形式在弘扬民族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培育公民道德等方面，发挥着任何其他媒介都难以替代的奠基性作用，成为了传导时代精神体系的关键中介。

现象级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是一个成功的范本。学者黄平指出，《漫长的季节》作为2023年度最优秀的华语电视剧之一，在叙事上具有重大突破[2]。该电视剧采用三线同时交织的叙事结构，成功地将中国东北地区1990年的激情、2000年的迷茫与2010年的苍凉所并置，拼出案件的真相，更拼出了一个时代的挽歌，这已然超越了传统悬疑类型片的边界。因此，这部剧原本可能被简单地视为一部父辈怀旧剧，却意外地在年轻观众中引发了观剧热潮和深度讨论，豆瓣评分高达9.4分。该剧的人物塑造颇为立体与丰满，例如，剧中王响、龚彪、马德胜等角色均非完美英雄：他们或固执，或虚荣，或失意。正因如此，这些角色赋予了作品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现实主义底色。而在视听语言上，导演辛爽融入了大量音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悲喜交加的、独特的诗意美学。最终，该剧成功地将类型叙事升华为对命运、时间与尊严的哲学探讨，成为一部荧屏佳作。

目前，学界关于媒介怀旧的研究理论谱系扎实，从哈布瓦赫集体记忆、阿斯曼文化记忆到康纳顿社会记忆，已形成较完整的理论脉络。在实证层面，亦有研究考察大众媒介如何以视听符号建构拟像、唤起受众移情，以及具体电视节目如何以怀旧叙事激发青年文化认同。然而，这些研究对象多集中于综艺、纪录片等泛怀旧文本，针对具体剧集的细粒度多模态分析较少，更缺乏将地方性怀旧与青年认同建构相结合的个案。本文以张德禄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作为理论基础，对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语言模态、声音模态和图像模态进行深度解读，分析其独到的叙事技巧和情感表达手法如何完成内容转译与认同塑造。

多模态话语分析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认为意义由语言、图像、声音等多种符号资源共同建构,其尝试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到语言、音乐、手势、图像等其它符号资源上,因为这些社会符号同样具有的系统性、功能性及层次性,能够为影视作品研究者提供一套同时分析电影图像、音乐和文字相互兼容的术语。

多模态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够整合语言符号与其他各类意义建构资源。该研究方法不仅能够揭示语言系统在意义传递与交换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而且还能清晰地呈现图像、音乐、色彩等非语言符号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实际影响[3]。它帮助研究者探明人类如何通过综合运用多种符号模态实现社会交际,成为了一种多维度的解读路径,能够更全面、精准地阐释话语的深层意义。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多模态话语分析不仅为语言学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也有助于拓展对符号学理论的认知边界。

2. 《漫长的季节》的叙事结构与青春化策略

2.1. 悬疑外壳与悲剧内核

《漫长的季节》构建了一个对青年观众极具吸引力的叙事方式,它巧妙地将一个严肃的社会历史内核装在一个悬疑类型片外壳之中。当代年轻观众已经习惯了快节奏、强情节的内容,直接讲述命运与时间哲学的电视剧可能对他们缺乏吸引力。但《漫长的季节》以三线叙事中现代线的“出租车被套牌”事件为切入点,迅速与 18 年前的碎尸案相勾连,瞬间建立起悬疑探案模式。这种叙事容易使青年观众沉浸于故事之中,在跟随剧情解谜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代入那个特定的时代与一群小人物的命运,进而引发对人物命运与时代悲剧的深层思考。在这一进程中,观剧的过程也不再是单纯的逻辑推演,而是对王响、龚彪、马德胜等角色人生悲剧根源的追溯。或许漫长的季节既指示的是追凶的季节,更指电视剧角色中人生无法走出的、充满失落与创伤的秋季。从叙事学的角度看,龚彪是典型的“小丑”角色,它使得人物立体丰满,更能引发观众的共情。角色王响则不仅仅是侦探,更是故事的受害者与寻求者。该电视剧的角色叙事成功地将时代背景洪流转化为个体内部的情感与伦理冲突,使得年轻观众即使未曾亲历那个时代,也能通过普遍的人性情感,如父爱、友情、尊严与之连接。另外,该剧的主角与传统的英雄式叙事不同,他们是一群失败者群像,例如固执己见的原火车司机王响、不着调的大学毕业生龚彪,以及被排挤的退休警官马德胜。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掉队者”,而并非像传统的英雄叙事那般,角色们往往带着“主角光环”。这种反英雄的设置有助于切中当代年轻人的心态,即在内卷与躺平之间反复挣扎,以及对个体命运的无力感有深切体会。

2.2. 交错叙事与参与式解读

在剧情推进上,该剧采用三条时间线并置的方式,分布为 1997 年、1998 年、2016 年。这种方式摒弃了传统悬疑剧的全知视角,观众无法站在上帝视角对人物、剧情进行解读,因为剧中并无明确的时间标注,而是通过视听语言的巧妙设计实现丝滑转场,让这三条线之间做到了无缝切换,更使得观众无法得知真相。例如,1997 年王阳在桥上奔跑的镜头通过光线变化与构图的衔接,自然地过渡到 2016 年老年王响在同一地点的踽踽独行。这种转场不仅避免了传统电视剧中插叙、倒叙的生硬感,更通过视觉符号的呼应暗示了不同时空之间的内在关联。此外,在叙述方式上,这种非线性叙事不仅超越了传统线性叙事的被动接收模式,并且极大增强了观众对剧中故事和人物的共情感与参与度,极具网感与现代性。

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提出的“参与式文化”概念认为,公众已不再满足于被动接收文化内容,而是利用网络等媒介手段,主动转型为文化意义的生产者与传播者[4]。读者成为文本意义生产的中心穿梭于网络空间中,在自身感兴趣的文本稍作停留,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重新拼贴组合,不断延伸甚至重

新塑造文本，深度参与到对文本的诠释之中[5]。《漫长的季节》的三线叙事恰好为这种参与提供了低门槛的入口。该剧通过大量的留白与碎片化线索邀请观众主动参与谜题破解。在剧中，由于三条时间线的叙事并无明确标注，因此观众需要通过服装、场景、人物状态等细节去判断该叙事所处的时空。例如，在剧中沈墨的真实身份、王阳的死亡真相、套牌车与碎尸案的关联等核心谜题并非通过剧情直接告知，而是需要观众结合1997年的情感线索、1998年的案件细节，以及2016年的调查进展进行推理。在这一过程中，观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是通过反复观看、细节比对与逻辑推理，转变为意义生产的参与者与建构者。社交媒体上大量涌现的剧情解析、时间线梳理等内容，正是这种参与式解码行为的直接体现。

3. 《漫长的季节》的语言模态分析

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兼具广度与深度，其探讨议题涵盖语言的本质属性、社会功能及意义表达等核心维度。语言作为人类社会互动与运转的核心纽带，不仅承担着沟通信息的基本功能，更在维系人际联结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代表学者韩礼德提出，语言具备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三大元功能，语篇意义必须通过以上三种功能来实现[6]。在此基础上，学者张德禄进一步拓展了该理论框架，将语言系统划分为文化层面、语境层面、意义层面、形式层面与媒体层面五个层级。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语言模态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生活化的对白和箴言式的台词两方面。接下来将从这两方面对该电视剧分别进行阐述。

3.1. 生活化的对白：消解宏大叙事的疏离感

剧中的对白颇具生活气息，充满了那个年代东北地区的特有语汇和表达方式。例如，角色王响口中所说的“整点小啤酒”、“得得瑟瑟”，角色龚彪所说的“弗洛伊德分房睡了”等，这些鲜活、接地气的语言瞬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使得剧中的人物不再是符号化的，而是有血有肉、可亲可感、实实在在存在的个体。当王响对儿子王阳说“你这孩子，咋这么轴呢”，这不仅是父子间的日常对话，更折射出当时的两代人在观念上的冲突，可以说是时代变革在家庭微观层面的缩影。这种生活化的言说方式使得国企改革等宏大的历史背景不再空洞地浮于教科书的表面，而是具体化为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这有助于激发青年观众对父辈经历的理解与共情。此外，该剧在处理悲剧性的题材时巧妙地运用了东北文化中天然的幽默与反讽进行调和，龚彪这个角色堪称典范。他作为一个落魄的大学生，满口知识分子的腔调与他自己现实的处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能够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他的不少台词，在令人发笑的同时也透露出深深的无奈与辛酸，比如对自己命运的调侃。而这种苦中作乐的叙事姿态符合当代青年在面对压力时惯用的自嘲策略，使观众们在笑声中完成了对人生伤痛某种程度的情感缓冲以及内容接纳。

3.2. 箴言式的台词：升华为人生态度

台词是语言模态的核心载体，它在《漫长的季节》中不仅承担着传递信息的功能，更通过个性化的表达凸显角色性格来推动叙事逻辑的发展。依据韩礼德的功能语法理论，语言通过及物性系统构建客观事件与主观经验。《漫长的季节》正是利用这一机制，通过台词对事件的叙述与情感的表达，实现了角色与叙事的双重建构。特别是在人物塑造层面，差异化的台词设计赋予了每个角色独特的语言风格，使其形象更加立体鲜明。角色王响的台词多以陈述句为主，语气沉稳又充满生活哲理，如他对儿子王阳说：“做人得脚踏实地，别总想着天上掉馅饼，掉下来的可能是陷阱。”这句话既体现了他作为父亲的叮嘱，又凸显了他务实沉稳的性格。而人物龚彪的台词则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他投资出租车时说：“这叫眼光，等我赚了钱，就给你嫂子买个金镯子。”这种直白的表达既展现了他乐观冲动的性格，又为后续投

资失败的情节埋下伏笔。反派沈栋梁的台词则以简短隐晦的方式传递恶意，有一个画面为他对沈墨说：“女孩子要安分守己，别给家里惹麻烦。”这种看似平淡的叮嘱背后实则暗含控制与威胁，凸显了这个角色伪善冷酷的性格。而在剧集的结尾，老年阶段的王响对着年轻的自己喊道“往前看，别回头！”这句简短的台词原本极易流于空洞的口号，但在历经十二集漫长、细腻且充满血泪的命运铺陈后，却迸发出雷霆万钧的力量，一跃成为全剧的点睛之笔。这句话独白简洁而富有哲理，它既是对儿子的嘱托，同时也是与过去和解的宣言，更是对所有人的生命劝谕。它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训诫，而是人物王响用一生换来的生命箴言，甚至可以说是所有角色历经沧桑后的必然选择。它超越了具体事件，升华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态度。这种诗性化的表达将个体命运与时代所倡导的乐观、坚韧、向前看的精神无缝对接，以一种更高级、更震撼心灵的方式完成了时代精神的传递与认同的召唤，避免了生硬说教。年轻观众在此刻获得的不是被教育，而是被治愈与被鼓舞，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基于个体生命体验的顿悟与抉择。

4. 《漫长的季节》的声音模态分析

声音模态指的是声音的功能和意义。声音符号系统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往往与语言模态、图像模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声音模态一般可以分为同步声音和非同步声音两种类别。同步声音指的是声音与图像间存在时间与空间的一致性，包括人物对话、旁白、环境音等，其能够增强图像模态的真实性和连贯性，也可以直接传达信息与情感。非同步声音即声音与图像间不存在时间与空间的一致性，背景音乐就是典型的非同步声音。非同步声音有助于营造视频中的整体氛围和情绪，同时也可以强调主题和内涵。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声音模态主要表现在方言与口音、背景音乐和环境音上，以下将一一阐释。

4.1. 方言与口音彰显在地化亲和力

东北方言具有简洁生动、直白幽默的特点，它是《漫长的季节》电视剧中语言模态的鲜明标识。全剧主要角色均采用东北方言或带有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进行对话，这种方言选择并非简单的地域符号叠加，而是通过语言与地域文化的关联，实现角色身份的锚定与观众文化认同的构建。一方面，这有助于强化故事发生地的地域特色、营造浓郁的生活质感，另一方面，这有助于赋予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从角色身份塑造来看，东北方言的运用使角色的地域属性更加鲜明。王响作为土生土长的桦林人，其台词中充满了“咱”、“咋地”、“唠唠”、“膈应”等东北方言词汇，比如他与龚彪讨论追凶计划时说：“咱这岁数，别瞎折腾，但这事儿不弄明白，我这心就跟堵了块石头似的。”“咱”这个字的使用体现了东北人豪爽亲近的人际观念，“堵了块石头”则以直白生动的方言表达传递出内心的执念。龚彪作为从外地来到桦林的大学生，其方言中虽融入了部分书面语词汇，但“嘎嘎新”、“扯犊子”等方言的运用既凸显了他融入当地生活的状态，又与王响纯粹的本土方言形成差异，暗示了两人为不同的成长背景。这种在地化的声音书写打破了标准普通话可能带来的隔阂感，一方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使得人物更加鲜活立体，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让观众产生情感上的亲近与认同。此外，浓郁的东北方言不仅是真实感的来源，其自带的幽默、诙谐与解构色彩也有效地调和了故事的沉重基调，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节奏，即用喜剧的方式演悲剧。从文化内涵传递来看，东北方言承载着地域的生活智慧与文化性格。东北方言中的幽默特质在剧中成为缓解悬疑叙事压抑感的重要手段。剧中马德胜退休后跳广场舞被王响调侃“老马头，你这舞姿跟踩了电门似的”。“踩了电门”的比喻既符合东北方言的幽默表达习惯，又生动刻画了马德胜洒脱的性格。这种幽默并非刻意的喜剧效果营造，而是源于东北方言本身的语言特质，与剧中“往前看，别回头”的主题形成呼应，轻松地传递出东北人在苦难中乐观坚韧的文化性格。这种苦

中作乐的生命哲学极易被压力巨大的当代青年所理解和接受。剧中多次出现的“厂子弟”、“劳保”等词汇与东北方言结合既还原了 90 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社会背景,又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观众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使语言模态超越了单纯的对话功能,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纽带。美国语言学家费什曼认为语言是文化的“镜像”,东北方言在剧中的运用使观众通过语言感受到桦林这座工业城市的历史温度。

4.2. 背景音乐锚定青春记忆

背景音乐往往在环境渲染、情绪递进、引起共鸣中起到重要的作用[7]。剧中大量使用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摇滚乐,包括 Joan Jett 的“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小星星变奏曲》的改编版、《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这些充满力量与反叛精神的摇滚乐,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声音标志,更与王阳、沈墨等年轻人蓬勃又迷茫的青春状态高度契合。音乐响起时,它不仅是在提示时代,更是在召唤一种精神气质,包括对自由的渴望、对未来的迷惘等。对于当代青年而言,这种跨越时空的摇滚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使得父辈与子辈的青春在情感层面产生了共鸣与连接。比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时代金曲的穿插精准地锚定了王响、龚彪等中年群体的精神世界,两种音乐风格的并置与交织,本身就是一代人青春逝去、一代人青春正盛的听觉隐喻,深化了时代变迁的主题。另一方面,《漫长的季节》的背景音乐以钢琴与弦乐为主要乐器,风格以舒缓和低沉为主,偶尔也会融入东北民间音乐元素。这些背景音乐通过与剧情发展和情感的精准契合实现了情感强化与主题升华的功能,成为无声却有声的台词。钢琴独奏是《漫长的季节》背景音乐的核心形式,主要用于呈现角色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悲伤迷茫、释然释怀等细腻情感。

除了背景音乐以外,剧中钢琴的音色清澈而内敛,能够精准捕捉角色的心理波动实现以乐传情的效果,成为角色内心的情感独白。当角色沈墨出现时,她的角色主题音乐以钢琴独奏为核心,旋律缓慢而忧伤带有强烈的隐忍感。剧中沈墨在教堂弹钢琴的场景中,画面里她安静地坐在钢琴前,手指在琴键上移动,背景音乐与她弹奏的旋律融为一体,配合她“我想有个家”的内心独白传递出她对温暖的渴望与孤独的处境。而在沈墨遭遇伤害后,她的背景音乐则在钢琴独奏的基础上加入了轻微的泛音,旋律变得更加冰冷,视觉画面中她冷漠的侧脸加上背景音乐低沉的钢琴单音节奏,传递出角色内心的绝望与决心。钢琴独奏的细腻质感使沈墨的情感变化更加立体,避免了传统电视剧中反派角色的脸谱化。在其他角色身上,钢琴的音乐旋律变化也很值得琢磨。不同于沈墨,王响的角色主题音乐则呈现出从沉重到舒缓的变化过程。在剧集前期王响追查儿子死因时,电视剧的背景音乐多为缓慢的钢琴低音区旋律,音符间隔较长且带有强烈的沉重感。比如他在深夜翻看王阳日记的场景,画面中是昏黄的灯光与泛黄的纸张,配上单一的钢琴低音作为背景音乐,偶尔还会加入轻微的延音,传递出王响内心的悲痛与执念。而在剧集后期,当王响逐渐放下执念时,他的主题音乐旋律变得流畅起来,高音区的音符增多,如他在玉米地中对马德胜说“都过去了”的场景,背景音乐以轻快的钢琴旋律为基础,配合温暖的阳光画面传递出释然与希望的情感。

4.3. 环境音外化内心情感

除了方言和音乐,《漫长的季节》对环境音和静默的处理也尤其细腻出色,比如钢铁厂的轰鸣、火车的气笛、雪落下的声音等,这些声音构建了独特的东北地域声音景观。拿火车轰鸣声来说,它是贯穿全剧的核心音效。一方面,它既是东北工业时代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是王响作为火车司机身份的标志。如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思考,火车的轰鸣声也是一种命运的节奏,象征着不可阻挡、滚滚向前。除火车轰鸣声外,桦钢的工业生产音效也贯穿了《漫长的季节》的叙事始终。这一声音元素不仅凸显了该剧

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背景的设定，更使其成为承载时代记忆的核心听觉符号。剧中的工业生产音主要包括机器轰鸣声、蒸汽排放声、上下班汽笛声，这些声音不仅构建了工厂的生产场景，更承载了老工业人的集体记忆与命运变迁。在回忆场景中，桦钢的机器轰鸣声往往以全景式的方式呈现，声音饱满而厚重，同时配合画面中工人身着劳保服穿梭的场景一起构建了 90 年代桦钢繁荣时期的生产图景。在角色王阳初到桦钢实习的场景中，画面里有着巨大的炼钢炉与转动的机械臂，而声音则以持续的机器轰鸣为基础，叠加了师傅的吆喝声与钢铁碰撞声，完整还原了工厂的生产氛围。此时的机器轰鸣声并非噪音，而是繁荣的象征，与王响口中“桦钢就是咱的根”的台词相呼应，传递了老厂员工对工厂的情感依赖。而在现实场景中，桦钢的工业生产则呈现出碎片化特征。随着工厂的衰败，机器轰鸣声变得微弱而断断续续，取而代之的是厂房拆迁的撞击声与铁锈掉落声。王响重回废弃桦钢的场景，画面中是破败的厂房与丛生的杂草，声音以空旷的风声为背景，偶尔传来钢筋断裂的清脆声响，与回忆中饱满的机器轰鸣声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声音的差异不仅呈现了桦钢从繁荣到衰败的变迁，更暗示了王响这一代老厂工的命运转折。玉米地里的风雨声和脚步声则极大地增强了悬疑氛围和心理压迫感，使观众仿佛临其境。该剧对沉默的运用也极为出色。在情节关键的情感爆发点时刻，例如沈墨得知大爷找到学校时的惊恐、王响得知儿子死讯后的茫然，导演选择抽离音乐，背景音乐戛然而止，只留下细微的环境声或完全的静默。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处理，将人物内心的巨大波澜以听觉留白的形式呈现，让演员的表演和情感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给予了观众沉浸式体验和情感投射的空间，引导观众超越情节，去感受人物内心的巨大空洞与悲伤，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张力与感染力。

5. 《漫长的季节》的图像模态分析

图像模态作为视觉信息的主要来源，其不仅是叙事内容的载体，更是构建叙事空间和引导观众认知的关键力量。在影视文本的多模态符号系统中，图像模态以其直观的视觉表现力成为意义建构的核心载体，与语言、声音等模态协同完成叙事传递与价值表达。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凭借极具艺术张力的图像设计，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时代变迁与人性挣扎具象化，其图像模态涵盖道具、色彩、构图三大核心要素。

5.1. 道具与环境

桦林钢铁厂是该剧叙事中最核心的空间意象。环境在《漫长的季节》中是主动参与叙事、承载象征意义的元素，而非故事发生的被动背景。在 1990 年末期，工厂是权力秩序的象征，也是王响作为火车司机这一昔日荣光的最后堡垒。而工厂的衰落则预示着以王响为代表的一代工人命运的共同沉沦。与之相对的是录像厅、台球厅、卡拉 OK 等新空间，它们代表了市场经济初期涌入的新兴力量。这里是年轻人聚集与冲突发生的地方，沈墨的悲剧正是在这些光怪陆离的空间里被催化。到了 2016 年，这些空间大多已成为废墟或改头换面。钢铁厂的废弃与铁轨的杂草丛生，以及王响家中仿佛被时间胶囊封存的陈设，这些空间状态的变迁无声地诉说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导演多次使用横移长镜头扫过这些废墟，这不仅仅是一种环境描写，而是一种沉默的叙事，诉说着关于时代变迁的宏大寓言。而在道具层面，该剧通过丰富的道具展示了大量生活流的细节，构建了一个高度可信的东北场景，比如老式火车、二八自行车、印花暖水瓶、歌舞厅的霓虹灯等，这些充满年代感的道具承载着集体记忆的情感符号，为年轻观众提供了一种考古学般的观赏乐趣，拉近了年轻观众与历史的距离。

5.2. 色彩辩证法

一般来说，色彩能够通过色调、明度与饱和度的变化来传递情感态度。黄色、橙色等暖色调常传递

温暖、怀旧的情感,蓝色、灰色等冷色调则易引发压抑、悲凉的感受[8]。在影视剧的创作中,色彩的运用不仅仅是艺术学中单纯的美学选择,而是与叙事主题、人物心理紧密结合的符号与象征。《漫长的季节》中冷暖色调的交替便承载着时空转换与情感变迁的功能。全剧以暖黄、冷灰的色调对比构建叙事时空,通过色彩饱和度与明度的变化映射人物的情感变迁与时代的沧桑巨变,完美契合视觉语法中色彩作为情感符号的理论观点。回忆中1990年的段落,普遍采用高饱和度、暖黄色的色调,如同一层复古的滤镜,以记忆的修辞方式营造出一种怀旧、温暖甚至略带梦幻的氛围。它代表了王响记忆中那个曾经充满生机与希望的黄金时代,尽管在这个黄金年代中危机已然潜伏,这种处理让悲剧更具冲击力。这不仅是时代特征的视觉还原,更是对青春本身的美学诠释。在回忆中,即便充满苦涩,青春也总是被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辉。而2010年的现实线则多采用冷灰色、低饱和度的色调,呈现出一种凛冽萧然的视觉感受。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视觉化地呈现出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冷静乃至冷漠的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直观地呈现人物内心的落差与时间的流逝感,深刻隐喻人物内心的失落与时代的变迁。但是在冷峻的现实中,导演又不时注入暖色,如王响家温暖的灯光、结尾处那场漫天飞舞的雪花。这种色彩辩证法形象地诠释了“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时代精神内涵。

从情感表达功能来看,色彩的明度变化与人物的心理状态精准匹配。沈墨的角色色彩呈现出“明-暗-明”的变化轨迹。前期在学校弹钢琴时,剧中画面以明亮的暖白色为主,传递出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沈墨在遭遇沈栋梁的伤害后,画面色调则转为暗灰色,即使在白天她的身影也常处于阴影中,色彩的暗沉映射内心的绝望。当她最终放下仇恨时,画面再次回归明亮的暖色调,比如她在阳光下行走的画面,色彩的变化与她的心理转变形成同步,实现了以色喻心的功能。这种色彩设计与背景音乐的情感变化相协同,使人物情感的传递更具层次感。

5.3. 构图分析

在影视文本中,构图的疏密、对称与失衡直接影响着观众对叙事信息的接收与解读。构图能够通过画面元素的左右布局、上下布局以及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差异实现意义的逻辑呈现,打破文字和图像之间的界限,赋予不同的视觉元素主次、新旧等信息特质,明确信息传递的重点[9]。《漫长的季节》剧中大量使用框架式构图,如门窗、火车驾驶室等,这种构图将人物框定在特定的空间内,视觉化地呈现了他们被时代所困住的状态,或被命运所困住的状态。该剧的构图设计始终围绕关系隐喻与冲突呈现展开,通过画面元素的布局安排将人物间的社会关系、内心的矛盾冲突转化为直观的视觉符号,使叙事信息的传递更具逻辑性。在人物关系呈现方面,对称构图与失衡构图的交替运用隐喻着人物关系的变化,王响与王阳的父子场景中就多次出现对称式构图。例如两人并排坐在沙发上,中间摆放着茶几,画面左右对称平衡。又如王阳向父亲诉说工作想法的场景,对称构图配合暖黄灯光传递出父子间平等和谐的关系。而当两人因王阳与沈墨的交往产生矛盾时,构图则转为失衡状态,王响占据画面左侧大部分空间,而王阳蜷缩在右侧角落,画面重心偏移。这种构图通过空间布局的失衡隐喻两人关系的紧张与对立。这种构图变化与台词中“你别跟那姑娘瞎混”的争执形成协同,使人物关系的变化更具视觉说服力。在叙事冲突呈现方面,框架构图与留白的运用强化了冲突的张力与悬念感。碎尸案调查场景中,马德胜与下属分析案情时画面采用框架构图。两人被局限在办公室的门框内,窗外是阴沉的天空,框架的束缚感既隐喻着案件调查的困境,又通过窗外的留白引发观众对真相的联想。又如沈墨与沈栋梁的对手戏常以门框、窗框作为画面框架,将沈墨置于框架内,沈栋梁站在框架外,通过框内与框外的空间关系视觉化地呈现了沈墨被控制的处境与两人间的权力冲突。这种构图设计与沈墨“我想逃离这里”的内心独白形成互补,使冲突更具感染力。这些经过精心设计的构图将抽象的哲理和情感具象化,引导观众进行深度解读与思考,实现了从“看”到“看见”的升华。

6. 结论

本文通过叙事学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结合,系统地阐释了《漫长的季节》实现时代精神青春化转译与认同塑造的内在机制。通过对《漫长的季节》语言模态、声音模态与图像模态三大模态的细致剖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该剧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对多种表意符号资源的精准协同与创新性运用。这三种模态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相互渗透又彼此强化,共同编织成一个丰富立体且充满张力的意义之网。正是在这张网中,关于时代、命运、苦难、救赎、向前看等元素被有效地转译为的一套青春的、审美的、情感化的符号系统。青年观众在不自觉地被音乐感染、被画面震撼、被台词击中的瞬间完成了对父辈历史的理解,以及对“向前看,别回头”这一积极人生态度的内在认同。《漫长的季节》因此超越了同类型剧的范畴,成为影视内容青春化转译而非翻译的深入研究和借鉴范本。即创作者需要深度理解青年群体的情感结构与认知模式,以其熟悉和喜爱的方式真诚地讲述关于人与生命、时代命运的复杂故事。它证明了真正优秀的作品能够超越代沟,在艺术的最高层面达成文化的传递与情感的共鸣。未来的创作或可从该剧的成功中汲取经验:放下身段回归叙事本身,用极致的艺术追求实现最有效的沟通。

参考文献

- [1] 刘仲国,刘玉蝶.青春化转译:年代剧吸引青年群体的叙事策略[J].山东艺术,2026(2):101-110.
- [2] 黄平.“往前看,别回头”:《漫长的季节》与普通人的救赎[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11):1-15.
- [3] 张德禄,张珂.多模态批评(积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探索[J].外语教学,2022,43(1):1-8.
- [4] 刘娜,周文豪.理论旅行与地方知识生产:从“文本盗猎”到中国的参与式文化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8):26-37.
- [5] 付佳,赵树旺.从文本盗猎到文本围猎: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建构[J].中州学刊,2022(5):167-172.
- [6] 王鹤颖.对外传播电视专题片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以《澜湄行动》系列专题片为例[D].[硕士学位论文].济南:山东大学,2021.
- [7] 张莉,阿丽米热·艾则孜.警务类纪实节目《守护解放西》的多模态话语分析[J].新闻世界,2022(8):46-50.
- [8] 张记刚,刘炫.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的多模态话语分析[J].传媒论坛,2024,7(21):65-69.
- [9] 刘滢.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电影海报跨文化传播研究——以《江湖儿女》海报为例[J].新传奇,2025(47):50-52.